資治通鑑/卷19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九十八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

► 卷二百

起著雍涒灘四月，盡閼蒙單閼九月，凡七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199卷

【唐紀十五】　起著雍涒灘四月，盡閼蒙單閼九月，凡七年有奇。

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下貞觀二十二年（戊申，公元六四八年）

夏，四月，丁巳，右武候將軍梁建方擊松外蠻，破之。

初，嶲州都督劉伯英上言：「松外諸蠻暫降復叛，請出師討之，以通西洱、天竺之道。」敕建方發巴蜀十二州兵討之。蠻酋雙捨帥眾拒戰，建方擊敗之，殺獲千餘人。群蠻震懾，亡竄山谷。建方分遣使者諭以利害，皆來歸附，前後至者七十部，戶十萬九千三百，建方署其酋長蒙和等為縣令，各統所部，莫不感悅。因遣使詣西洱河，其帥楊盛大駭，具船將遁，使者曉諭以威信，盛遂請降。其地有楊、李、趙、董等數十姓，各據一州，大者六百，小者二、三百戶，無大君長，不相統壹，語雖小訛，其生業、風俗，大略與中國同，自雲本皆華人，其所異者以十二月為歲首。

己未，契丹辱紇主曲據帥眾內附。以其地置玄州，以曲據為刺史，隸營州都督府。

甲子，烏胡鎮將古神感將兵浮海擊高麗，遇高麗步騎五千，戰於易山，破之。其夜，高麗萬餘人襲神感船，神感設伏，又破之而還。初，西突厥乙毘咄陸可汗以阿史那賀魯為葉護，居多邏斯水，在西州北千五百里，統處月、處密、始蘇、歌邏祿、失畢五姓之眾。乙毘咄陸奔吐火羅，乙毘射匱可汗遣兵迫逐之，部落亡散。乙亥，賀魯帥其餘眾數千帳內屬，詔處之於庭州莫賀城，拜左驍衛將軍。賀魯聞唐兵討龜茲，請為鄉導，仍從數十騎入朝。上以為昆丘道行軍總管，厚宴賜而遣之。

五月，庚子，右衛率長史王玄策擊帝那伏帝王阿羅那順，大破之。

初，中天竺王屍羅逸多兵最強，四天竺皆臣之，玄策奉使至天竺，諸國皆遣使入貢。會屍羅逸多卒，國中大亂，其臣阿羅那順自立，發胡兵攻玄策；玄策帥從者三十人與戰，力不敵，悉為所擒，阿羅那順盡掠諸國貢物。玄策脫身宵遁，抵吐蕃西境，以書征鄰國兵，吐蕃遣精銳千二百人、泥婆國遣七千餘騎赴之。玄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二國之兵，進至中天竺所居茶鞞和羅城，連戰三日，大破之，斬首三千餘級，赴水溺死者且萬人。阿羅那順棄城走，更收餘眾，還與師仁戰；又破之，擒阿羅那順。餘眾奉其妃及王子，阻乾陀衛江，師仁進擊之，眾潰，獲其妃及王子，虜男女萬二千人。於是天竺響震，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，俘阿羅那順以歸。以玄策為朝散大夫。

六月，乙丑，以白別部為居延州。

癸酉，特進宋公蕭瑀卒，太常議謚曰「德」，尚書議謚曰「肅」。上曰：「謚者，行之跡，當得其實，可謚曰貞褊公。」子銳嗣，尚上女襄城公主。上欲為之營第，公主固辭，曰：「婦事舅姑，當朝夕侍側，若居別第，所闕多矣。」上乃命即瑀第而營之。

上以高麗困弊，議以明年發三十萬眾，一舉滅之。或以為大軍東征，須備經歲之糧，非畜乘所能載，宜具舟艦為水運。隋末劍南獨無寇盜，屬者遼東之役，劍南復不預及，其百姓富庶，宜使之造舟艦。上從之。秋，七月，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劍南道伐木造舟艦，大者或長百尺，其廣半之。別遣使行水道，自巫峽抵江、揚，趣萊州。

庚寅，西突厥相屈利啜請帥所部從討龜茲。

初，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武門，時太白屢晝見，太史占云：「女主昌。」民間又傳《秘記》云：「唐三世之後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。」上惡之。會與諸武臣宴宮

中，行酒令，使各言小名。君羨自言名五娘，上愕然，因笑曰：「何物女子，乃爾勇健！」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「武」字，深惡之，後出為華州刺史。有布衣員道信，自言能絕粒，曉佛法，君羨深敬信之，數相從，屏人語。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，謀不軌。壬辰，君羨坐誅，籍沒其家。

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：「《秘記》所云，信有之乎？」對曰：「臣仰稽天象，俯察歷數，其人已在陛下宮中，為親屬，自今不過三十年，當王天下，殺唐子孫殆盡，其兆既成矣。」上曰：「疑似者盡殺之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天之所命，人不能違也。王者不死，徒多殺無辜。且自今以往三十年，其人已老，庶幾頗有慈心，為禍或淺。今借使得而殺之，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，恐陛下子孫，無遺類矣。」上乃止。

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齡留守京師，疾篤，上微赴玉華宮，肩輿入殿，至御座側乃下，相對流涕，因留宮下，聞其小愈則喜形於色，加劇則憂悴。玄齡謂諸子曰：「吾受主上厚恩，今天下無事，唯東征未已，群臣莫敢諫，吾知而不言，死有餘責。」乃上表諫，以為：「《老子》曰：『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』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，拓地開疆亦可止矣。且陛下每決一重囚，必令三覆五奏，進素膳，止音樂者，重人命也。今驅無罪之士卒，委之鋒刃之下，使肝腦塗地，獨不足愍乎！向使高麗違失臣節，誅之可也；侵擾百姓，滅之可也；他日能為中國患，除之可也。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，內為前代雪恥，外為新羅報仇，豈非所存者小，所損者太乎！願陛下許高麗自新，焚陵波之船，罷應募之眾，自然華、夷慶賴，遠肅邇安。臣旦夕入地，儻蒙錄此哀鳴，死且不朽！」玄齡之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，上謂公主曰：「彼病篤如此，尚能憂我國家。」上自臨視，握手與訣，悲不自勝。癸卯，薨。

柳芳曰：玄齡佐太宗定天下，及終相位，凡三十二年，天下號為賢相；然無跡可尋，德亦至矣。故太宗定禍亂而房、杜不言功，王、魏善諫諍而房、杜讓其賢，英、衛善將兵而房、杜行其道，理致太平，善歸人主。為唐宗臣，宜哉！

八月，己酉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丁丑，敕越州都督府及婺、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。

辛未，遣左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金山道擊薛延陀餘寇。

九月，庚辰，昆丘道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擊處月、外密，破之，餘眾悉降。

癸未，薛萬徹等伐高麗還。萬徹在軍中，使氣陵物，裴行方奏其怨望，坐除名，流象州。

己丑，新羅奏為百濟所攻，破其十三城。

己亥，以黃門侍郎褚遂良為中書令。

強偉等發民造船，役及山獠，雅、邛、眉三州獠反。壬寅，遣茂州都督張士貴、右衛將軍梁建方發隴右、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。蜀人苦造船之役，或乞輸直雇潭州人造船；上許之。州縣督迫嚴急，民至賣田宅、鬻子女不能供，谷價踴貴，劍外騷然。上聞之，遣司農少卿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。知人奏稱：「蜀人脆弱，不耐勞劇。大船一艘，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。山谷已伐之木，挽曳未畢，復征船庸，二事並集，民不能堪，宜加存養。」上乃敕潭州船庸皆從官給。

冬，十月，癸丑，車駕還京師。

回紇吐迷度兄子烏紇蒸其叔母。烏紇與俱陸莫賀達官俱羅勃，皆突厥車鼻可汗之婿也，相與謀殺吐迷度以歸車鼻。烏紇夜引十餘騎襲吐迷度，殺之。燕然副都護元禮臣使人誘烏紇，許奏以為瀚海都督，烏紇輕騎詣禮臣謝，禮臣執而斬之，以聞。上恐回紇部落離散，遣兵部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之。久之，俱羅勃入見，上留之不遣。

阿史那社爾既破處月、處密，引兵自焉耆之西趨龜茲北境，分兵為五道，出其不意，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棄城奔龜茲，保其東境。社爾遣兵追擊，擒而斬之，立其從父弟先那准為焉耆王，使修職貢。龜茲大震，守將多棄城走。社爾進屯磧口，去其都城三百里，遣伊州刺史韓威帥千餘騎為前鋒，驍衛將軍曹繼叔次之。至多褐城，龜茲王訶利布失畢、其相那利、羯獵顛帥眾五萬拒戰。鋒刃甫接，威引兵偽遁，龜茲悉眾追之，行三十里，與繼叔軍合。龜茲懼，將卻，繼叔乘之，龜茲大敗，逐北八十里。

甲戌，以回紇吐迷度子翊左郎將婆閏為左驍衛大將軍、大俟利發、瀚海都督。

十一月，庚子，契丹帥窟哥、奚帥可度者並帥所部內屬。以契丹部為松漠府，以窟哥為都督；又以其別帥達稽等部為峭落等九州，各以其辱紇主為刺史。以奚部為饒樂府，以

可度者為都督；又以其別帥阿會等部為弱水等五州，亦各以其辱紇主為刺史。辛丑，置東夷校尉官於營州。

十二月，庚午，太子為文德皇后作大慈恩寺成。

龜茲王布失畢既敗，走保都城，阿史那社爾進軍逼之，布失畢輕騎西走。社爾拔其城，使安西都護郭孝恪守之。沙州刺史蘇海政、尚輦奉御薛萬備帥精騎追布失畢，行六百里，布失畢窘急，保撥換城，社爾進軍攻之四旬，閏月，丁丑，拔之，擒布失畢及羯獵顛。那利脫身走，潛引西突厥之眾並其國兵萬餘人，襲擊孝恪。孝恪營於城外，龜茲人或告之，孝恪不以為意。那利奄至，孝恪帥所部千餘人將入城，那利之眾已登城矣。城中降胡與之相應，共擊孝恪，矢刃如雨。孝恪不能敵，將復出，死於西門。城中大擾，倉部郎中崔義超召募得二百人，衛軍資財物，與龜茲戰於城中，曹繼叔、韓威亦營於城外，自城西北隅擊之。那利經宿乃退，斬首三千餘級，城中始定。後旬餘日，那利復引山北龜茲萬餘人趣都城，繼叔逆擊，大破之，斬首八千級。那利單騎走，龜茲人執之，以詣軍門。

阿史那社爾前後破其大城五，遣左衛郎將權祗甫詣諸城，開示禍福，皆相帥請降，凡得七百餘城，虜男女數萬口。社爾乃召其父老，宣國威靈，諭以伐罪之意，立其王之弟葉護為主，龜茲人大喜。西域震駭，西突厥、于闐、安國爭饋駝馬軍糧，社爾勒石紀功而還。

戊寅，以昆丘道行軍總管、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泥伏沙鉢羅葉護，賜以鼓纛，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者。

癸未，新羅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入見。春秋，真德之弟也。上以春秋為特進，文王為左武衛將軍。春秋請改章服從中國，內出冬服賜之。

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下貞觀二十三年（己酉，公元六四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亥，龜茲王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至京師，上責讓而釋之，以布失畢為左武衛中郎將。

西南徒莫祗等蠻內附，以其地為傍、望、覽、丘四州，隸朗州都督府。

上以突厥車鼻可汗不入朝，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、僕骨等兵襲擊之。兵入其境，諸部落相繼來降。拔悉密吐屯肥羅察降，以其地置新黎州。

二月，丙戌，置瑤池都督府，隸安西都護；戊子，以左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瑤池都督。

三月，丙辰，置豐州都督府，使燕然都護李素立兼都督。

去冬旱，至是始雨。辛酉，上力疾至顯道門外，赦天下。丁卯，敕太子於金液門聽政。

夏，四月，乙亥，上行幸翠微宮。

上謂太子曰：「李世勣才智有餘，然汝與之無恩，恐不能懷服。我今黜之，若其即行，俟我死，汝於後用為僕射，親任之；若徘徊顧望，當殺之耳。」五月，戊午，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疊州都督；世勣受詔，不至家而去。

辛酉，開府儀同三司衛景武公李靖薨。

上苦利增劇，太子晝夜不離側，或累日不食，發有變白者。上泣曰：「汝能孝愛如此，吾死何恨！」丁卯，疾篤，召長孫無忌入含風殿。上臥，引手捫無忌頤，無忌哭，悲不自勝；上竟不得有所言，因令無忌出。己巳，復召無忌及褚遂良入臥內，謂之曰：「朕今悉以後事付公輩。太子仁孝，公輩所知，善輔導之！」謂太子曰：「無忌、遂良在，汝勿憂天下！」又謂遂良曰：「無忌盡忠於我，我有天下，多其力也。我死，勿令讒人間之。」仍令遂良草遺詔。有頃，上崩。

太子擁無忌頸，號慟將絕。無忌攬涕，請處分眾事以安內外。太子哀號不已，無忌曰：「主上以宗廟社稷付殿下，豈得效匹夫唯哭泣乎！」乃秘不發喪。庚午，無忌等請太子先還，飛騎、勁兵及舊將皆從。辛未，太子入京城；大行御馬輿，侍衛如平日，繼太子而至，頓於兩儀殿。以太子左庶子於志寧為侍中，少詹事張行成兼侍中，以檢校刑部尚書、右庶子、兼吏部侍郎高季輔兼中書令。壬申，發喪太極殿，宣遺詔，太子即位。軍國大事，不可停闕；平常細務，委之有司。諸王為都督、刺史者，並聽奔喪，濮王泰不在來限。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。四夷之人入仕於朝及來朝貢者數百人，聞喪皆慟哭，剪髮、剺面、割耳，流血灑地。

六月，甲戌朔，高宗即位，赦天下。

丁丑，以疊州都督李勣為特進、檢校洛州刺史、洛陽宮留守。

先是，太宗二名，令天下不連言者勿避；至是，始改官名犯先帝諱者。

癸未，以長孫無忌為太尉，兼檢校中書令，知尚書、門下二省事。無忌固辭知尚書省事，帝許之，仍令以大尉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癸巳，以李勣為開府儀同三司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阿史那社爾之破龜茲也，行軍長史薛萬備請因兵威說于闐王伏闍信入朝，社爾從之。秋，七月，己酉，伏闍信隨萬備入朝，詔入謁梓宮。

八月，癸酉，夜，地震，晉州尤甚，壓殺五千餘人。

庚寅，葬文皇帝於昭陵，廟號太宗。阿史那社爾、契苾何力請殺身殉葬，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。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，皆琢石為其像，刻名列於北司馬門內。

丁酉，禮部尚書許敬宗奏弘農府君廟應毀，請藏主於西夾室；從之。

九月，乙卯，以李勣為左僕射。

冬，十月，以突厥諸部置捨利等五州隸雲中都督府，蘇農等六州隸定襄都督府。

乙亥，上問大理卿唐臨系囚之數，對曰：「見囚五十餘人，唯二人應死。」上悅。上嘗錄系囚，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，臨所處者獨無言。上怪，問其故。囚曰：「唐卿所處，本自無冤。」上歎息良久，曰：「治獄者不當如是邪！」

上以吐蕃贊普弄贊為駙馬都尉，封西海郡王。贊普致書於長孫無忌等云：「天子初即位，臣下有不忠者，當勒兵赴國討除之。」

十二月，詔濮王泰開府置僚屬，車服珍膳，特加優異。

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上

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下永徽元年（庚戌，公元六五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丑朔，改元。

丙午，立妃王氏為皇后。后，思政之孫也。以后父仁祐為特進、魏國公。

己未，以張行成為侍中。

辛酉，上召朝集使，謂曰：「朕初即位，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，不盡者更封奏。」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閤，問以百姓疾苦，及其政治。

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，上立命斬之。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，上亦尊禮二人，恭己以聽之，故永徽之政，百姓阜安，有貞觀之遺風。

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，有司以為服既公除，欲以今秋成昏。於志寧上言：「漢文立制，本為天下百姓。公主服本斬衰，縱使服隨例除，豈可情隨例改，請俟三年喪畢成昏。」上從之。

二月，辛卯，立皇子孝為許王，上金為杞王，素節為雍王。

夏，五月，壬戌，吐蕃贊普弄贊卒，其嫡子早死，立其孫為贊普。贊普幼弱，政事皆決於國相祿東贊。祿東贊性明達嚴重，行兵有法，吐蕃所以強大，威服氐、羌，皆其謀也。

六月，高侃擊突厥，至阿息山。車鼻可汗召諸部兵皆不赴，與數百騎遁去。侃帥精騎追至金山，擒之以歸，其眾皆降。

初，阿史那社爾虜龜茲王布失畢，立其弟為王。唐兵既還，其酋長爭立，更相攻擊。秋，八月，壬午，詔復以布失畢為龜茲王，遣歸國，撫其眾。

九月，庚子，高侃執車鼻可汗至京師，釋之，拜左武衛將軍，處其餘眾於郁督軍山，置狼山都督府以統之。以高侃為衛將軍。於是突厥盡為封內之臣，分置單于、瀚海二都護府。單于領狼山、雲中、桑干三都督，蘇農等一十四州；瀚海領瀚海、金徽、新黎等七都督，仙萼等八州；各以其酋長為都督、刺史。

癸亥，上出畋，遇雨，問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：「油衣若為則不漏？」對曰：「以瓦為之，必不漏。」上悅，為之罷獵。

李勣固求解職；冬，十月，戊辰，解勣左僕射，以開府儀同三司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己未，監察御史陽武韋思謙劾奏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地。大理少卿張睿冊以為準估無罪。思謙奏曰：「估價之設，備國家所須，臣下交易，豈得准估為定！睿冊舞文，附下罔上，罪當誅。」是日，左遷遂良為同刺史，睿冊循州刺史。思謙名仁約，以字行。

十二月，庚午，梓州都督謝萬歲、兗州都督謝法興與黔州都督李孟嘗討琰州叛獠；萬歲、法興入洞招慰，為獠所殺。

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下永徽二年（辛亥，公元六五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巳，以黃門侍郎宇文節、中書侍郎柳奭並同中書門下三品。奭，亨之兄子，王皇后之舅也。

左驍衛將軍、瑤池都督阿史那賀魯招集離散，廬帳漸盛，聞太宗崩，謀襲取西、庭二州。庭州刺史駱弘義知其謀，表言之，上遣通事舍人橋寶明馳往慰撫。寶明說賀魯，令長子咥運入宿衛，授右驍衛中郎將，尋復遣歸。咥運乃說其父擁眾西走，擊破乙毘射匱可汗，並其眾，建牙於雙河及千泉，自號沙缽羅可汗，咄陸五啜、努失畢五俟斤皆歸之，勝兵數十萬，與乙毘咄陸可汗連兵，處月、處密及西域諸國多附之。以咥運為莫賀咄葉護。

焉耆王婆伽利卒，國人表請復立故王突騎支；夏，四月，詔加突騎支右武衛將軍，遣還國。

金州刺史滕王元嬰驕奢縱逸，居亮陰中，畋游無節，數夜開城門，勞擾百姓，或引彈彈人，或埋人雪中以戲笑。上賜書切讓之，且曰：「取適之方，亦應多緒，晉靈荒君，何

足為則！朕以王至親，不能致王於法，今書王下上考以愧王心。」

元嬰與蔣王惲皆好聚斂，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，獨不及二王，敕曰：「滕叔、蔣兄自能經紀，不須賜物；給麻兩車以為錢貫。」二王大慚。

秋，七月，西突厥沙缽羅可汗寇庭州，攻陷金嶺城及蒲類縣，殺略數千人。詔左武候大將軍梁建方、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弓月道行軍總管，右驍衛將軍高德逸、右武候將軍薛孤吳仁為副，發秦、成、岐、雍府兵三萬人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。

癸巳，詔諸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，以高祖配五天帝，太宗配五人帝。

八月，己巳，以於志寧為左僕射，張行成為右僕射，高季輔為侍中；志寧、行成仍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己卯，郎州白水蠻反，寇麻州，遣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等發兵討之。

九月，癸巳，廢玉華宮為佛寺。戊戌，更命九成宮為萬年宮。

庚戌，左武候引駕盧文操逾牆盜左藏物，上以引駕職在糾繩，乃自為盜，命誅之。諫議大夫蕭鈞諫曰：「文操情實難原，然法不至死。」上乃免文操死，顧侍臣曰：「此真諫議也！」閏月，長孫無忌等上所刪定律令式，甲戌，詔頒之四方。

上謂宰相曰：「聞所在官司，行事猶互觀顏面，多不盡公。」長孫無忌對曰：「此豈敢言無；然肆情曲法，實亦不敢。至於小小收取人情，恐陛下尚不能免。」無忌以元舅輔政，凡有所言，上無不嘉納。

冬，十一月，辛酉，上祀南郊。

癸酉，詔：「自今京官及外州有獻鷹隼及犬馬者，罪之。」

戊寅，特浪羌酋董悉奉求、辟惠羌酋卜簷莫各帥種落萬餘戶詣茂州內附。

竇州、義州蠻酋李寶誠等反，桂州都督劉伯英討平之。

郎州道總管趙孝祖討白水蠻，蠻酋禿磨蒲及儉彌於帥眾據險拒戰，孝祖皆擊斬之。會大雪，蠻饑凍，死亡略盡。孝祖奏言：「貞觀中討昆州烏蠻，始開青蛉、弄棟為州縣。弄棟之西有小勃弄、大勃弄二川，恆扇誘弄棟，欲使之反。其勃弄以西與黃瓜、葉榆、西洱河相接，人眾殷實，多於蜀川，無大酋長，好結仇怨，今因破白水之兵，請隨便四討，撫而安之。」敕許之。

十二月，壬子，處月朱邪孤注殺招慰使單道惠，與突厥賀魯相結。

是歲，百濟遣使入貢，上戒之，使「勿與新羅、高麗相攻，不然，吾將發兵討汝矣。」

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下永徽三年（壬子，公元六五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未朔，吐谷渾、新羅、高麗、百濟並遣使入貢。

癸亥，梁建方、契苾何力等大破處月朱邪孤注於牢山。孤注夜遁，建方使副總管高德逸輕騎追之，行五百餘里，生擒孤注，斬首九千級。軍還，御史劾奏梁建方兵力足以追討，而逗留不進；高德逸敕令市馬，自取駿者。上以建方等有功，釋不問。大理卿李道裕奏言：「德逸所取之馬，筋力異常，請實中廄。」上謂侍臣曰：「道裕法官，進馬非其本職，妄希我意；豈朕行事不為臣下所信邪！朕方自咎，故不復黜道裕耳。」

己巳，以同州刺史褚遂良為吏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丙子，以饗太廟；丁亥，饗先農，躬耕籍田。

二月，甲寅，上御安福門樓，觀百戲。乙卯，上謂侍臣曰：「昨登樓，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，非為聲樂。朕聞胡人善為擊鞠之戲，嘗一觀之。昨初升樓，即有群胡擊鞠，意謂朕篤好之也。帝王所為，豈宜容易。朕已焚此鞠，冀杜胡人窺望之情，亦因以自誡。」

三月，辛巳，以宇文節為侍中，柳奭為中書令，以兵部侍郎三原韓瑗守黃門侍郎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夏，四月，趙孝祖大破西南蠻，斬小勃弄酋長歿盛，擒大勃弄酋長楊承顛。自餘皆屯聚

保險，大者有眾數萬，小者數千人，孝祖皆破降之，西南蠻遂定。

甲午，澧州刺史彭思王元則薨。

六月，戊申，遣兵部尚書崔敦禮等將並、汾步騎萬人往茂州。發薛延陀餘眾渡河，置祁連州以處之。

秋，七月，丁巳，立陳王忠為皇太子，赦天下。王皇后無子，柳奭為后謀，以忠母劉氏微賤，勸皇后立忠為太子，冀其親己；外則諷長孫無忌等使請於上。上從之。乙丑，以於志寧兼太子少師，張行成兼少傅，高季輔兼少保。

丁丑，上問戶部尚書高履行：「去年進戶多少？」履行奏：「去年進戶總一十五萬。」因問隋代及今日見戶，履行奏：「隋開皇中，戶八百七十萬，即今戶三百八十萬。」履行，士廉之子也。

九月，守中書侍郎來濟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冬，十一月，庚寅，弘化長公主自吐谷渾來朝。

癸巳，濮恭王泰薨於均州。

散騎常侍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，公主驕恣甚，房玄齡薨，公主教遺愛與兄遺直異財，既而反譖遺直。遺直自言，太宗深責讓主，由是寵衰，主怏怏不悅。會御史劾盜，得浮屠辯機寶枕，雲主所賜。主與辯機私通，餉遺億計，更以二女子侍遺愛。太宗怒，腰斬辯機，殺奴婢十餘人；主益怨望，太宗崩，無戚容。上即位，主又令遺愛與遺直更相訟，遺愛坐出為房州刺史，遺直為隰州刺史。又，浮屠智勖等數人私侍主，主使掖庭令陳玄運伺宮省禨祥。

先是，駙馬都尉薛萬徹坐事除名，徙寧州刺史，入朝，與遺愛款暱，對遺愛有怨望語，且曰：「今雖病足，坐置京師，鼠輩猶不敢動。」因與遺愛謀：「若國家有變，當奉司徒荊王元景為主。」元景女適遺愛弟遺則，由是與遺愛往來。元景嘗自言，夢手把日月。駙馬都尉柴令武，紹之子也，尚巴陵公主，除衛州刺史，托以主疾留京師求醫，因與遺愛謀議相結。高陽公主謀黜遺直，奪其封爵，使人誣告遺直無禮於己。遺直亦言遺愛及

主罪，云：「罪盈惡稔，恐累臣私門。」上令長孫無忌鞫之，更獲遺愛及主反狀。

司空、安州都督吳王恪母，隋煬帝女也。恪有文武才，太宗常以為類己，欲立為太子，無忌固爭而止，由是與無忌相惡。恪名望素高，為物情所向，無忌深忌之，欲因事誅恪以絕眾望。遺愛知之，因言與恪同謀，冀如紇干承基得免死。

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下永徽四年（癸丑，公元六五三年）

春，二月，甲申，詔遺愛、萬徹、令武皆斬，元景，恪、高陽、巴陵公主並賜自盡。上潤謂侍臣曰：「荊王，朕之叔父，吳王，朕兄，欲丐其死，可乎？」兵部尚書崔敦禮以為不可，乃殺之。萬徹臨刑大言曰：「薛萬徹大健兒，留為國家效死力，豈不佳，乃坐房遺愛殺之乎！」吳王恪且死，罵曰：「長孫無忌竊弄威權，構害良善，宗社有靈，當族滅不久！」

乙酉，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節，特進、太常卿江夏王道宗、左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執失思力並坐與房遺愛交通，流嶺表。節與遺愛親善，及遺愛下獄，節頗左右之。江夏王道宗素與長孫無忌、褚遂良不協，故皆得罪。戊子，廢恪母弟蜀王愔為庶人，置巴州；房遺直貶春州銅陵尉，萬徹弟萬備流交州；罷房玄齡配饗。

開府儀同三司李勣為司空。

初，林邑王范頭利卒，子真龍立，大臣伽獨弒之，盡滅范氏。伽獨自立，國人弗從，乃立頭利之婿婆羅門為王。國人鹹思范氏，復罷婆羅門，立頭利之女為王。女不能治國，有諸葛地者，頭利之姑子也，父為頭利所殺，南奔真臘，大臣可倫翁定遣使迎而立之，妻以女王，眾然後定。夏，四月，戊子，遣使入貢。

秋，九月，壬戌，右僕射北平定公張行成薨。甲戌，以褚遂良為右僕射，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，仍知選事。

冬，十月，庚子，上幸驪山溫湯；乙巳，還宮。

初，睦州女子陳碩貞以妖言惑眾，與妹夫章叔胤舉兵反，自稱文佳皇帝，以叔胤為僕射。甲子夜，叔胤帥眾攻桐廬，陷之。碩真撞鐘焚香，引兵二千攻陷睦州及於潛，進攻歙州，

不克。敕揚州刺史房仁裕發兵討之。碩真遣其黨童文寶將四千人寇婺州，刺史崔義玄發兵拒之。民間訛言碩真有神，犯其兵者必滅族，士眾兇懼。司功參軍崔玄籍曰：「起兵仗順，猶且無成，況憑妖妄，其能久乎！」義玄以玄籍為前鋒，自將州兵繼之，至下淮戍，遇賊，與戰。左右以楯蔽義玄，義玄曰：「刺史避箭，人誰致死！」命撤之。於是士卒齊奮，賊眾大潰，斬首數千級。聽其餘眾歸首；進至睦州境，降者萬計。十一月，庚戌，房仁裕軍合，獲碩真、叔胤，斬之，餘黨悉平。義玄以功拜御史大夫。

癸丑，以兵部尚書崔敦禮為侍中。

十二月，庚子，侍中蒋憲公高季輔薨。

是歲，西突厥乙毘咄陸可汗卒，其子頡苾達度設號真珠葉護，始與沙缽羅可汗有隙，與五弩失畢共擊沙缽羅，破之，斬首千餘級。

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下永徽五年（甲寅，公元六五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戌，羌酋凍就內附，以其地置劍州。

三月，戊午，上行幸萬年宮。

庚申，加贈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。

初，王皇后無子，蕭淑妃有寵，王后疾子。上之為太子也，入侍太宗，見才人武氏而悅之。太宗崩，武氏隨眾感業寺為尼。忌日，上詣寺行香，見之，武氏泣，上亦泣。王后聞之，陰令武氏長髮，勸上內之後宮，欲以間淑妃之寵。武氏巧慧，多權數，初入宮，卑辭屈體以事后。后愛之，數稱其美於上。未幾大幸，拜為昭儀，后及淑妃寵皆衰，更相與共譖之，上皆不納。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，故托以褒賞功臣，遍贈屈突通等，而武士擭預焉。

乙丑，上幸鳳泉湯；己巳，還萬年宮。

夏，四月，大食發兵擊波斯，殺波斯王伊嗣侯，伊嗣侯之子卑路斯奔吐火羅。大食兵去，吐火羅發兵立卑路斯為波斯王而還。

閏月，丙子，以處月部置金滿州。

丁丑，夜，大雨，山水漲溢，沖玄武門，宿衛士皆散走。右領軍郎將薛仁貴曰：「安有宿衛之士，天子有急而敢畏死乎！」乃登門桄大呼以警宮內。上遽出乘高，俄而水入寢殿，水漂溺衛士及麟游居人，死者三千餘人。

壬辰，新羅女王金真德卒，詔立其弟春秋為新羅王。

六月，丙午，恆州大水，呼沱溢，漂溺五千三百家。

中書令柳奭以王皇后寵衰，內不自安，請解政事；癸亥，罷為吏部尚書。

秋，九月，丁酉，車駕至京師。

戊戌，上謂五品以上曰：「頃在先帝左右，見五品以上論事，或仗下面陳，或退上封事，終日不絕；豈今日獨無事邪，何公等皆不言也？」

冬，十月，雇雍州四萬一千人築長安外郭，三旬而畢。癸丑，雍州參軍薛景宣上封事，言：「漢惠帝城長安，尋晏駕；今復城之，必有大咎。」於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，請誅之。上曰：「景宣雖狂妄，若因上封事得罪，恐絕言路。」遂赦之。

高麗遣其將安固將高麗、靺鞨兵擊契丹；松漠都督李窟哥御之，大敗高麗於新城。

是歲大稔，洛州粟米斗兩錢半，粳米斗十一錢。

王皇后、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，上不信后、淑妃之語，獨信昭儀。后不能曲事上左右，母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，又不為禮。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，必傾心與相結，所得賞賜分與之。由是后及淑妃動靜，昭儀必知之，皆以聞於上。

后寵雖衰，然上未有意廢也。會昭儀生女，后憐而弄之，后出，昭儀潛扼殺之，覆之以被。上至，昭儀陽歡笑，發被觀之，女已死矣，即驚啼。問左右，左右皆曰：「皇后適來此。」上大怒曰：「后殺吾女！」昭儀因泣訴其罪。后無以自明，上由是有廢立之志。

又畏大臣不從，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，酣飲極歡，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，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。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，無忌對以他語，竟不順旨，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。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，屢有祈請，無忌終不許。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，無忌厲色折之。

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下永徽六年（乙卯，公元六五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申朔，上謁昭陵；甲戌，還宮。

己丑，嶲州道行軍總管曹繼叔破胡叢、顯養、車魯等蠻於斜山，拔十餘城。

庚寅，立皇子弘為代王，賢為潞王。

高麗與百濟、靺鞨連兵，侵新羅北境，取三十三城；新羅王春秋遣使求援。二月，乙丑，遣營州都督程名振、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發兵擊高麗。

夏，五月，壬午，名振等渡遼水，高麗見其兵少，開門渡貴端水逆戰。名振等奮擊，大破之，殺獲千餘人，焚其外郭及村落而還。

癸未，以右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為蔥山道行軍大總管，以討西突厥沙缽羅可汗。

壬辰，以韓瑗為侍中，來濟為中書令。

六月，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為厭勝，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。秋，七月，戊寅，貶吏部尚書柳奭為遂州刺史。奭行至扶風，岐州長史於承素希旨奏奭漏洩禁中語，復貶榮州刺史。

唐因隋制，後宮有貴妃、淑妃、德妃、賢妃皆視一品。上欲特置宸妃，以武昭儀為之，韓瑗、來濟諫，以為故事無之，乃止。

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，左遷壁州司馬。敕未至門下，義府密知之，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，德儉曰：「上欲立武昭儀為后，猶豫未決者，直恐宰臣異議耳。君能建策立之，則轉禍為福矣。」義府然之，是日，代德儉直宿，叩閤上表，請廢皇后

王氏，立武昭儀，以厭兆庶之心。上悅，召見，與語，賜珠一鬥，留居舊職。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，尋超拜中書侍郎。於是衛尉卿許敬宗、御義大夫崔義玄、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。乙酉，以侍中崔敦禮為中書令。

八月，尚藥奉御蔣孝璋員外特置，仍同正員。員外同正自孝璋始。

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為后，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，與長孫無忌、褚遂良私議其事。袁公瑜聞之，以告昭儀母楊氏，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。行儉，仁基之子也。

九月，戊辰，以許敬宗為禮部尚書。

上一日退朝，召長孫無忌、李勣、於志寧、褚遂良入內殿。遂良曰：「今日之召，多為中宮，上意既決，逆之必死。太尉元舅，司空功臣，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。遂良起於草茅，無汗馬之勞，致位至此，且受顧托，不以死爭之，何以下見先帝！」勣稱疾不入。無忌等至內殿，上顧謂無忌曰：「皇后無子，武昭儀有子，今欲立昭儀為后，何如？」遂良對曰：「皇后名家，先帝為陛下所娶。先帝臨崩，執陛下手謂臣曰：『朕佳兒佳婦，今以付卿。』此陛下所聞，言猶在耳。皇后未聞有過，豈可輕廢！臣不敢曲從陛下，上違先帝之命！」上不悅而罷。明日又言之，遂良曰：「陛下必欲易皇后，伏請妙擇天下令族，何必武氏！武氏經事先帝，眾所共知，天下耳目，安可蔽也。萬代之後，謂陛下為如何！願留三思！臣今忤陛下，罪當死！」因置笏於殿階，解巾叩頭流血曰：「還陛下笏，乞放歸田裡。」上大怒，命引出。昭儀在簾中大言曰：「何不撲殺此獠！」無忌曰：「遂良受先朝顧命，有罪不可加刑！」於志寧不敢言。

韓瑗因間奏事，涕泣極諫，上不納。明日又諫，悲不自勝，上命引出。瑗又上疏諫曰：「匹夫匹婦，猶相選擇，況天子乎！皇后母儀萬國，善惡由之，故嫫母輔佐黃帝，妲己傾覆殷王，《詩》云：『赫赫宗周，褒姒滅之。』每覽前古，常興歎息，不謂今日塵黷聖代。作而不法，後嗣何觀！願陛下詳之，無為後人所笑！使臣有以益國，菹醢之戮，臣之分也！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游於姑蘇。臣恐海內失望，棘荊生於闕庭，宗廟不血食，期有日矣！」來濟上表諫曰：「王者立后，上法乾坤，必擇禮教名家，幽閒令淑，副四海之望，稱神示氏之意。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，而興《關雎》之化，百姓蒙祚；孝成縱欲，以婢為后，使皇統亡絕，社稷傾淪。有周之隆既如彼，大漢之禍又如此，惟陛下詳察！」上皆不納。

它日，李勣入見，上問之曰：「朕欲立武昭儀為后，遂良固執以為不可。遂良既顧命大臣，事當且已乎？」對曰：「此陛下家事，何必更問外人！」上意遂決。許敬宗宣言於朝曰：「田舍翁多收十斛麥，尚欲易婦；況天子欲立一后，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！」昭儀令左右以聞。庚午，貶遂良為潭州都督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